

第二三三冊

明倫彙編

皇極典

帝紀部

(卷)
一四一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帝紀部
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百四十四卷目錄

帝紀部彙考一百三十八

明六

成祖

皇極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帝紀部彙考一百三十八

明六

成祖本紀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也
臣於南京見太常志云帝爲碩妃所誕生而玉
牒則爲高后第四子玉牒出當日史臣所纂既無
可疑南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
以俟後人博考

太祖分王諸王以燕元舊京近邊擇可鎮服者居之
以封上拱武末年使諸王出塞拒敵燕晉二王壯而
近常被命同行獨上深入有功嘗一擒敵酋乃兒不
花再擒酋將字林帖木兒等數十人敵自是不敢近
塞上狀貌奇偉美髯英武寬仁豪傑樂用其精熟
武事老將皆謂不及也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心柔太
子注意上涼國公主時進間太子曰主上諸子中殿
下度誰最愛者太子曰莫若燕王王曰臣亦知之臣
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審之太子曰燕王

事我甚恭久之太子薨太祖益屬意以學士劉三吾
對立太孫太孫慮諸王太盛既即位聽齊泰黃子澄
計未改元而遷周王雲南拘齊王京師改元而湘王
自焚齊王廢代王幽岷王流遂日夜防燕建文元年
六月授密詔北平都指揮謝貴逼圍王城柵斷端禮
門四門路殺王城卒七月且逮上都指揮張信密以
告上遣朱能視之還報曰謀死於頸不可後也上乃
用張玉朱能言擒謝貴及北平布政使張昺上書建
文君請遵高皇帝祖訓起兵誅泰子澄二姦臣建文
君不報遂起兵去其年紀但稱元年於是以丘福張
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本司右
叅議而布政司叅政郭資接察副使墨麟都指揮同
知李溶陳恭等皆從上

郭資爲戶部尚書仁宗即位加太子太師薨義夏
原古數短於上謂資偏執常格恩澤請罷資上問
以語楊士奇曰先皇興義旅及吾昔居守皆得資
力其人亦材且危而任之安而棄之吾誠不忍士
奇對曰故舊不棄此皇上盛德願資疆毅人母得
干但詔勅所屬租資必責有司依歲額徵此太過
誠如二臣言上曰吾在此復有原古與同事彼雖
偏執莫能行也已竟罷政賜璽書歸踰月上念之
不已命戶部給半俸復其家

上諭將士曰我國家至親受祚以來守法循分爾曹
共見少主信任姦臣殘害骨肉削奪五王又及於我
高皇帝后創業艱難封建諸子以嗣以續皇天后土
實則何辜吾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矣言已垂涕將士
感動風雨四起咫尺昏昧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尺

許有光燭地映徹上下將士皆喜謂上得天一戰而
奪九門再戰而破壘上三戰而火白溝四戰而拔滄
州五戰而蹂夾河六戰而得棗城七戰而掩靈壁凡
七大戰遂涉泗濟淮克盱眙下揚州渡江取鎮江至
金川門谷王穗開門以迎王師上接兵入建文君燭
宮赴火死四年六月乙丑也丙寅諸王羣臣請即天
子位三勸進己已調孝陵欽獻感慕攬轡同營諸王
羣臣備法駕奉寶璽道迎遮擁登輦軍卒者老萬衆
夾道拜頌懽呼稱萬歲遂即位初建文時有道士謁
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說已忽不見
至是驗云復周王權齊王樽爵士政繇洪武之舊名
用洪武舊人稱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凡從征靖難
之臣遷叙有差戮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於中秋七
月壬午朔大祀天地南郊還御奉天殿告即位大赦
天下以明年爲永樂元年甲子享太廟楚王樞來朝
遷孝康皇帝主陵園仍稱懿文太子降封其三千吳
王允熲爲廣澤王衡王允熒爲懷恩王徐王允熒爲
敷惠王上曰朕初舉義用清君側姦臣數人既已伏
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未喻朕心轉
相扇惑夫是皆高帝遺教吾入城之日市不易肆今
豈盪及無辜兵部急諭之賜在京諸王書往與諸弟
各一方歲一見或數歲一見今早暮來聚甚愜於心
暑可三日一朝勅諭諸將士曰朕舉兵靖難爾輩多
功所司上狀未詳以故未賞昔中由王從高皇帝混
一天下二年以後賞典方行今踰月爾輒憤後時不
已急乎向在兵間小捷必報豈當大定乃遂乞諸業
勅所司亟上誤許陳改上曰朕居藩邸深知民艱數

年兵興北方罷甚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尚書王
鉤應天府尹薛正言其分視山東西河陝以利病聞
勅諭都督陳珪等曰朕長子居守北平爾善輔之申
明天下誦讀大誥三篇遇鄉飲講解如舊八月詔曰
朕皇考受天明命奄有四方褒厚親親愛及異姓允
攸不孝不仁立未三年骨肉幾盡周王奉藩匡輔無
愆空宮籍財害其相屬王自歸京師竄之瘴蠻父子
殊方幽囚窮窘穴牆通食謀搆湘王閭宮自焚加以
惡諡執齊王於京師囚代王於大同幽岷王於雲南
宿夕思惟不盡不饜復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皇考
有意立朕尤所猜忌聽信姦臣縱兵相害朕不得已
舉事自救荷天地祖考之靈兵至畿甸索其奸頑允
攸慚負自焚以死諸王臣民尊朕為帝重念骨肉之
親良深存沒之感是用復封周王河南齊王青州治
湘王墳廟賜諡曰獻脫代王岷王囚幽封晉如故封
秦愍王子尚炳與平王尚烜永壽王尚烜定安王晉
恭王子濟熾平陽王濟熾廣昌王周王長子有燬復
為周世子有燬汝陽王有烜順陽王有燬鎮平王有
煥宜陽王齊王子賢熒樂安王賢熒長山王賢熒平
原王於戲天有顯道應捷影響衍本支於百世資磐
石於萬年召秦王炳代王桂代世子遜端來朝晉王
濟熾來朝上得建文時奏章千餘通使侍讀學士解
縉等閱其干犯者悉燬之既從容問爾等皆宜有衆
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上曰爾謂無忠耶朕非
惡盡心建文者惡其導之壞祖法耳事建文忠建文
事朕忠朕不必曲目覆九月大封奉天靖難諸將丘
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陽城侯陳圭泰寧侯鄭

亨武安侯孟善保定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
忠靖安侯王聰武昌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
遠安平侯郭亮安成侯房寬恩侯徐祥興安伯徐
理武康伯李溶新城伯故張玉子輔信安伯唐雲新
昌伯故譚淵子忠新寧伯孫巖應城伯房勝富昌伯
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劉才廣恩伯茹瑄忠誠伯
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王寧永春侯曹國公李景
隆特進增祿論即位於安南暹羅瓜哇琉球日本西
洋蘇門答刺諸國定功臣死罪減祿例申明木鐸敦
民之令是月肅王樞蜀王椿慶王樞來朝第三子郡
王高燧來朝周世子有燬自雲南來朝十月申明洪
武中所定禮制度數頒示中外修高皇帝實錄谷王
橐之國甘肅衛軍張真上書言事上曰戊卒能言賜
衣一襲鈔千貫是月寧王權楚世子孟煥慶成王濟
烜來朝十一月清理釋道二教丙戌新作奉先殿成
享五廟壬辰開立徐皇后免廣澤王允熲懷恩王允
燧為庶人勅諭凡長哈韃靼野人諸部曰今天下一
家邊將言爾諸酋長誠心歸向朕用嘉之特令百戶
裴牙失里勅諭爾其各居邊境永安生業商賈貿易
一從所便欲來朝者與偕至是月岷王樞來朝高平
王濟煜長山王賢燧來朝十二月勅諭功臣曰古人
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必賴將臣之力厥後往往不能
保全何故哉處高位者易驕縱犯刑法者多怙終人
君代天理物豈容私其間哉所以罰加焉必也高皇
帝立法垂憲欲世世行守功臣有犯罰戒再三戒之
不改乃按誅之至親且舊不敢曲原志人君子莫不
謂高皇帝英明果斷上畏天命下畏民情也爾諸功

臣皆受高皇帝厚恩今事朕朕欲爾等悠久共富貴
若復驕縱怙終不問則違高皇帝成法問而宣諸法
必謂朕寡恩今錄高皇帝戒勅申明布告尚永遵之
爾之不遵後悔無及上曰公侯歷事皇考者今皆年
邁朕不忍勞非見任事者其令以朔望朝參詔求懷
才抱德之士江西以儒士軒伯昂應詔即擢為山東
布政司左叅議上問兵部尚書劉儒天下畜馬幾何
儒以數對上曰古者掌兵政曰司馬問國君之富則
數馬卿嚴督所司用心華牧是月寧化王濟熾永和
王濟煜壽昌王孟焯來朝
永樂元年正月勅曰朕惟天德好生人君承天愛人
而已夫與圖之廣非一人獨治自古帝王與賢共之
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勤愛保養生息三十餘年政
教敷明近古鮮儷亦惟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務旁
求民隱宣通德意用厥臻茲朕靖難承統重惟天下
皇考天下軍民皇考赤子即位以來夙夜匪寧爾諸
文武臣體朕斯懷毋怠毋忽毋虐毋食母為培植母
縱詭隨持爾廉平秉爾正直勵爾公勤擴爾忠恕共
守成憲毋或有違惟民出稅賦以贍軍惟軍執干戈
以衛民軍非民不養民非軍不安惟爾文武羣臣互
為保愛無有侵害惟皇考成憲實萬世治安之具遵
之則吉違之則凶其悉心一志敬之慎之羣臣請立
太子不允甲午月食陰雨不見禮部請賀不許禮部
尚書李志剛等請遵高皇帝中都之制立北平布政
司為京師制曰可其以為北京二月設北京留守行
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國子監改北平府為順
天府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嚴誣告法分

命監察御史巡視民瘼於天下諭鞭輶可汗鬼力赤書曰北閩北地推奉可汗特遣齋織金文綺四端致朕意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爲一家豈不美哉并勅諭元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七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賜文綺各二命三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會官覆審承天門如洪武中故事命所在官司瘞中原江淮之被兵者三月羣臣請立太子不允令諸郡王長成者權住王府近州縣講讀詩書習練弓馬以通世故四月勅曰朕賴天地宗社之靈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憲濁亂父皇天下之好惡悉就誅戮其餘文武官員仍用無疑陞賞黜罰從至公而已昔唐太宗撥亂反正貞觀盛治近古罕倫求其故則太宗善用天下之賢釋王珪魏徵之嫌怨舉李靖尉遲敬德於仇敵用房元齡杜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冑平列國與世休息開三百餘年洪基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等夫是二君尚借異代况朕父皇之臣非讎怨他人之比近有無知小人尚懷疑慮居閑妄生異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朕推赤之意不達天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無天命有力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廣土衆民國富兵強孰得勝之天命一去羣雄並起爰統一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仇所以創業垂統身致太平今朕豈敢違天命與父皇之德法度者父皇法度朕不敢私也盡忠於國雖仇必賞心懷異謀雖親必誅今敢有不思高皇帝之恩妄分彼此懷疑怨謗不安職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命戶

部尚書夏原吉往治周王橐請立太子不允楚世子孟烷周世子有熾蜀世子悅嫌平陽王濟熿永安王孟烱順陽王有烜長山王賢煖皆來朝賜楚王楨書曰別來思念世子至具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甦兼以蝗旱相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宮東官熾於建文兄姑安焉賢弟言府中損壞欲求修治豈有愛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聊葺而已禁金銀交易以通鈔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代王桂擅興土木命自今王府非朝命不得擅役一軍民私斂一錢物靖難之起也北京及通州以婦人守埤至是上追念之命兵部錄姓氏行賞五月賜秦王尚炳書前令諸郡王出居近州縣練習講讀念四方水旱蝗蝻道殣相望修葺供億勞費軍民勅至且令在國成造居室其即日罷又聞晉王濟煒令有司二十里設一火燎橋梁道路悉皆治除今何時也勞民如此乎遂書戒晉王亦如之勅北京刑部尚書郭資曰卿統長六曹悉心彈慮措置糧儲尤爲樽節比聞小人或加怨謗古云省己無譽矣恤人言卿朕素知尚懋忠勤以副眷倚勅陝西都司布政司曰近令兄弟諸子出居講讀習練且令權住衛所衙門比聞有司毀先造新採木伐石使軍民不得力耕而休伍夫天下軍民連年死戰鬪苦蝗旱疲轉輸朕甚憫之是以首詔中外申嚴所部無擅取一毫無擅役一夫即朝廷亦有用民時如城池顛闕築壑不繼後費將大近於洛陽改造周府殊不得已蓋以河決爲先事諸王權住是豈不得已重勞軍民寧助朕爲治意耶勅到便罷阻者繫京處以極刑遷家於化外再封靖難諸將之未論

功者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李彬豐城侯陳懋寧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清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上曰比見朝班諒刺在列雖朕用人新舊無間官儀未肅其下羣臣議羣臣上議請洪武中犯黨逆并諒刺及仕建文者發配所縣姦臣齊黃進者罷爲民上曰過矣皇考作養人材以遺子孫雖姦臣進豈爲姦臣用犯黨逆者發原配所諒刺者罷爲民勅北京行部曰昔高皇帝既定天下念江南五府勞於供餽優恤姦臣賦輿兵靖難北京民出丁力以助征輸家財以益軍餉亦未嘗忘可覆實諸郡縣以其名聞六月以久雨命侍郎李文郁等佐尚書夏原吉相度被水田堪種者趣種之後時者除今年租稅丁已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諭詔天下頒諸裔外國論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載籍極博韻府回溪二書擷摘尚略朕欲自書契以來經史百家至於孤方小道類爲一書統之以韻俾考索如探囊爾等如朕意諭兵部臣曰漢文帝時閭巷有馬千匹爲羣其聽民畜私馬賜鞶輶可汗鬼力赤書曰有天下者必得天命非人力也宋失天命元世祖得之嗣後荒縱民散政乖又復失之我高皇帝削平禍亂統馭華夏豈人力也哉朕承天休入正大統重念帝王以天下爲家遣使者報書幣可汗當知天命廢典之故講好修睦乃聞竊有覬覦古云順天昌逆天亡可汗博古知今寧不鑒此再書諭意并致儀物可汗審之遺繪綺表裏各二仍賜所部馬兒哈等各一辛卯月食周世子有熾來朝八月禮部言齒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又舊有鉦紅鼓各四面鈐燈紅

油紙各三對今闕請增上曰先朝審禮精矣子孫遵用當自朕始豈可輒益以啓後者蓋闕者增補無者如故始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九月諭中外羣臣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剛柔寬猛適其中禮樂刑政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繇諸道是故舜清問下民報虐以威誅四凶舉五官明五刑然後無爲恭己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其暴成湯之興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肇修人紀用革滄淫既奠四方子孫承之惟鑒於成憲殷紂之亂商俗靡靡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遷殷頑民滅國五十纔相成王制禮作樂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亂高祖令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法令嚴明惠帝清靜至於文景除挾書已肉刑務崇寬厚唐承隋末詔諛汰侈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制頒律令行租庸調法沙汰僧尼道士勸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觀之後懲斬趾禁鞭背刪定律令變重爲輕力行仁義幾致刑措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料繩姦惡躬自折獄務底明慎立法制嚴用法情恕咸平以後刪其繁密益務寬仁子孫承之含弘光大恭儉純誠未嘗殺一不辜此歷世守成創業之事剛柔寬猛禮樂刑政厥中厥序莫不遞用朕太祖高皇帝天錫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衣撥亂反正比三代漢唐宋創業之時又大相遠蓋高皇帝服古人所未易服齊古人所不能齊兢兢業業勞心焦思晝夜圖惟經權常變不得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爲典常先議定律損益更改十年乃成復惟祖訓傳之子孫墨削剝官並禁不用欽

恤之意已著象刑權時之宜不爲常法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克遵成憲佩服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九艱昔者唐虞三代君臣之間責難訓迪紀於詩書今朕告教爾文武羣臣爾惟聽之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曰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私惟羣臣相朕以彰天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民以享天祿善惡吉凶實惟影響響不可敬哉爾惟盡心勿謂忠有餘爾惟盡力勿以勞自伐爲名而善無成計利而勤必怠廉不怨貧以廉爲常行動不義逸以勤爲定分事有繁簡各安所遇位有崇卑各體所處爾羣臣當知也母朋比朋比必淪胥母利口利口必傾覆母奸欺奸欺必暴露母怙終怙終必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汚恣情愆者連反讒說殄行惑衆志者自刑爾羣臣當戒也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王及朕皇考所甚重不敢輕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毫釐之間禍福死生之決也爾或不戒臨民治獄恬不加意甚至信讒說執偏言深文誤良善納賄倒是非作威眩曲直自作聰明發摘瑕類法外求情致人以死鬼神所見甚可畏也朕爲此懼申慰日勤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違酷吏之軌謗朝廷之寬恤惑上下之人心所謂利口必至傾覆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有高下智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爲豈無過誤朕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恃茲屢造非彝常懷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恩豈可常得所謂怙終必至於殄絕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惡厚貌深情夤緣結託托行私僥倖圖

爲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威權臣竄負公門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保邪惡同讒以陷忠良同爲奸宄以匿其非同幻譸張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以相說所謂朋比奸欺必至於淪胥暴露爾惟戒哉亦有身爲執法賣直沽恩誘人惑衆起險言以眩衆滅公義以濟私所謂讒說殄行唐虞所望爾惟戒哉亦有愧報於中自懷疑貳本無勞績妄自驕矜居寵弗畏因人毀譽從己喜怒生殺與奪陰狠自肆所謂擅權作威福貪汚縱情愆爾惟戒哉其旅進旅退依違其間候朕顏色同進詔諛甘言還志無所建明尤朕所惡所謂依阿尸祿位亦恐獲戾於天爾惟戒哉於戲忠臣爲國至於忘身鄙夫事君但知利己朝廷機務取給目前生民休戚略不加意債事蔽賢偷安玩日甚或微勞未報自負如山小謔或加中懷憤怨是自不恭於臣職豈能共致於雍熙朕務宵衣旰食豈爲惡逸好勞爲上帝之監臨守皇考之基業實資爾羣臣輔成治化上答天命迪朕之戒時乃之休至於刑罰尤悉乃心考之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之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至吻傷之失事雖切己未免過違心有存視而不見毫釐之差生死之決一往不復雖悔何追朕寤寐思之不自知其辭之復也爾體朕心無怠於意必欽必慎惟明惟恤俾寬不至縱嚴不至殘罔固空虛刑措不用政教修舉禮樂和平家國有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惠子孫黎民尚有餘慶戒之勉之朕言不貳欽哉勅吏部曰任官圖治之基也求賢任官之本也高皇帝聖德光華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肆朕眇躬克正大統末惟萬幾不敢暇逸思欲旁招俊又光輔邦家必明目達聰以弘視聽內外諸臣尚體朕心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無間遠邇並以名聞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任古訓具有爾其懋哉上謂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宗廟樂章未有稱述朕甚愧焉博採名儒而議爲之稱朕稽古禮文之意上謂侍臣曰朕宮中丙夜坐閱圖籍何郡羅篋荒何郡迫邊鄙且與羣臣計議行之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使者省視不絕於道如斯民小康朕之願也賜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嚴奇夏通政司右通政丘顯誥勅致仕陞辭賢上顧禮部曰是皆皇考舊臣自今舊臣老致仕者禮之視沂母得有貶十月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四方蝗旱民之艱食宦寺服食朝廷乃有畜養鷄牲靡費食米者此輩坐享膏粱暴殄天物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業行禁戢爾等識之再爾不宥大理寺卿薛昂等奏天下布政司所上死獄請遣御史分決從之命都御史陳瑛授御史簡書慎刑之意臨決之時苟有可生即與辨釋上謂侍臣曰有言朕法令太寬者夫治人如醫有是病則服是藥不反傷矣朕守成之日正不敢傷民之時無病服藥朕不爲也勅建昌府同知馮士成等二十六人曰爾等事我皇考舊矣建文中罷斥爲民亦有不當罪者朕思任舊人仍召爾至方今官備爾且歸家念皆蒼頭皓首弗欲重勞特賜冠帶仍爾舊職歸尚撫爾子孫率化爾鄉人子弟因賜道里費有差命侍臣輯古人嘉言善行有裨君道者以授長子而諭之曰朕少寓鳳陽民間細事

靡不究知受命北平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身所未歷則博考載籍覽昔人之言行今長子居守北平雖史案奏牘亦令躬閱以知爲臣之難他日可爲君也慶成王濟炫來朝勅晉府長史龍潭等曰古人臣無私交王府與西番往來以私車遞送王年少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乎廷臣欲朕法爾朕姑不問尚慎戒之兵科給事中言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盈胸或姓名舛異或不用印信或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皆不敬當治罪上曰人精神有限案牘繁勞或短計數或成迫促姑條詰之更令詳進高平縣吏告知縣敕民財市馬給遞送大理寺臣言方禁斂財宜抵死上曰禁令不許爲私也馬給遞送公事矣釋復職十一月頒大統曆并賜朝鮮諸番國著爲令錦衣衛奏死罪一人上審其情而使宥之發屯成興州因誦刑部曰朕矜其誤人無不可與自新且國家得一人耕亦可食數人其爲例四川行都司奏越嶺衛地番賊不時出沒請調軍勦捕上曰令嚴備遣撫諭之晉恭王第六子濟煥來朝初洪武中免直隸五府民二稅每歲農隙籍其丁壯供役名均工夫及是內河淤塞皆來浚治上念風雨近寒賜鈔罷歸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仍賜鈔充雇直隸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天下疾苦朕恐爾曹未之能盡知也選郡縣考滿官假六科辦事名俾隨爾等在朕左右朕有問即可知彼有言即可達乃至今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大無一事苦耶在朕左右而尚默默况遠千里退其申論以朕意賜山西右布政使周璟勅曰爾擢官未朞聲稱綽著慎終如始尚敬

懋哉儀封縣知縣許譽秩滿至京縣民詣闕乞留從之賜鈔錠文綽令復任閏十一月諭都御史陳瑛等曰國家設按察司糾察牧守無所不得問無所不得言也河南蝗旱數歲水爲民災有司不撫字甚者腴削之按察司官不一言其移檄切責俾采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并命通檄天下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上謂侍臣曰朕每當法司奏囚未嘗不反覆思究之也毫有可生便從寬減蓋往在軍中未嘗輕戮一人况今爲天下主南陽縣言縣民逃徙賦役靡出乞下令捕歸上曰民誰樂去其鄉哉河南連歲水旱蝗蝗守令鮮撫字之夫其田廬生業已廢棄捕歸益之困耳封胡查爲安南國王上顧侍臣曰北京山西寧夏一時地震朕心惕然爾言其故侍臣對曰兵戈土木應也上曰比年兵旅飢饉民困甚矣朕夙夜圖之朕避暑樓居武門端門而已後宮墊隘不敢增修慮土木也若云兵戈政當勦邊修備十二月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高皇后志也封贈靖難公侯伯三代及妻如舊制上曰爲國牧民莫切守令吏部都察院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到任半歲以上者具其賢否廉貪之實以奏戊子月食上問太祖制集賢學士解縉等曰建文燬官皇考所遺宸翰殊不可得朕深悼痛有散落臣民家者乎遺書諸王府遣監生分詣天下令有收藏者皆送至錄與別本而重寶之楚世子孟姚來朝擢鄉貢舉人王偁爲翰林院簡討上更問吏部簡討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侍詔曰皆已除未對曰已除曰賢何如偁對曰舊

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俾初除未知上嘆曰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僉賢既未知勞亦未有乃今賢有勞者位其下其自博士以下陞職皆與僉同詔百工技藝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二年正月勅曰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天下文武諸司各宜申明教術勸課農桑慎固封守間疾苦恤饑寒驅勉誠心崇寬厚之政定屯田賞罰例詔自今有犯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屯戍典州禁民下海召世子及郡王高與於京師二月蜀世子悅嫌來朝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試者當充吏上曰人心志舒泰衣食溫飽乃能進於學問北方三四年中飛芻輓粟之艱兵戈風塵之苦無怪業荒可令還補廢學年數而後再試之母連河使來朝既辭歸上召使者前勞之縱問及田獵生事久而退顧侍臣曰外國之人萬里來朝若不稍垂顧問必不附歡侍臣進曰陛下懷柔至矣但嚮所問皆田獵之樂未嘗及其人民畜產臣竊未喻上曰若問人民畜產彼必疑心朕方懷遠故不及也禁小科交易大理寺臣得犯者請論違制律上問工部臣明禁否對曰文移諸司矣曰榜市否對曰未上曰未榜市其赦之刑科奏強盜論死有年十五以下者三人上曰毫惻不刑二兒去惻不遠其勿論前軍都督府言龍驤衛千戶妻無子妾之子代職居常見惡於妻妻以刃傷子足妾告妻欲殺子請並治之上曰妻傷子足恐無殺意使其母子嫡妾兩造獄吏之前非風化也付夫自治三月吏部奏有千戶奏薦士武人也朝命不及請坐違制罪上曰不及命慮其昧知人能薦忠心也試而果

才一體授官刑部奏方禁銀交易江夏民有父死以銀買葬具者上曰禁銀交易恐鈔輕耳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赦勿治上曰朕命御史給事中撫安中外要以禁止奸惡導為善而已給事中致至四川見無犯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民交易已則執之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止古人以光明正大治天下苛則不堪偽則不信脫小民畏法反執陰誘者於官易治之都察院其執瑣論罪上晚朝召後軍都督府及兵部官皆不在列御史劾奏上曰朕命之矣有司早朝奏事無者治事署廨中不在列必其無可奏論六科給事中曰爾職居近侍比不聞一言軍民利病何也君資臣成治臣不輔法是不忠君可退思之條析以聞改封允熲為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祀諭六科給事中曰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毛疵甚矣文書委積人之精力豈無時暇自今奏內有數目月日等字錯謬者令從旁改註印蓋之不必以開麟等奏言乃至有不稱臣者上曰下豈敢慢上或猝達漏書亦旁增之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所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舉以言如此細故可略也四月勅曰朕惟天下武臣犯石矢冒霜雪累積功勤致有爵位或承祖父往有犯刑朕不忍遽絕其世皆諱之遠方今已踰歲其令輕者復職重者立功自贖進士李衡自訟其父洪武中受法不當違令干進上曰不聞帝王用人殛鯨與禹朕不爾罪爾其勉之甲戌間立世子為皇太子封郡王高與為漢王高燧為趙王諸王嫡長子皆封為世子眾子皆封為郡

王冊皇太子曰咨爾朕之嫡長朕藩於燕爾為世子聰明純厚孝友溫恭朕平內難爾功居守事上恤下至仁小心茲受爾冊實命爾為皇太子爾惟夙夜祇承為善無間一念過虧大德之累爾宜念之學勿至迂明勿至察嚴勿至猛寬勿至縱謙卑遜志容受忠良勤儉安詳惠鮮衆庶以承宗廟以保社稷爾其敬之論三法司出淹獄先是命儒臣輯古嘉言善行將以授太子至是書成賜名文華寶鑑御奉天門召皇太子面授之其書比高皇帝所輯嗣君昭鑑錄加廣益以高皇帝之實訓焉有官軍誣民為誹謗者縛送刑部獄具以聞上曰諺恆言軍強民弱必軍誣民命五府六部都察院訊實遂釋民抵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長山王賢燦來朝上朝罷召諭六科給事中曰朕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直言顧解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勅諭文武羣臣曰今天下雖安民未蘇息郡縣豪猾遇有征繇並緣為姦細民不勝盜賊滋起爾等其悉心政務毋橫斂一錢毋妄興一役稱朕閔念元元之意更定天下衛所屯田守城軍士視地之夷險要僻臨邊險要者守多於屯在內夷僻者屯多於守地雖險要運輸難至者屯亦多於守五月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旭何如對曰文學持守寡合於人上命為翰林修撰上曰持守之人宜其合寡既有文學當真近侍庚戌以高皇帝忌辰詣孝陵先日錦衣衛請具法駕上曰用數騎前導而已顧侍臣曰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自非辟道導騎亦可省也六月楚世子孟煥來朝乙酉月食汰冗官蘇松嘉湖

諸郡水命監察御史督有司賑之論禮部曰天下之才不盡也落第舉人或本有學問爲文偶劣或文故不劣試官偶遺之其再試既試得張信等六十人召見賜冠帶而勉之使進學於國子命姚廣孝賑濟蘇松命徐景昌襲父爵進封定國公七月寧世于磐城來朝山東都縣野蠻蘭禮部請賀上曰使山東盡爾亦僅被一方其已大理寺言有犯者法當贖上曰有之人孰不可與自新墨其身且忌其心九月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泊岸詢是暹邏遣使通好琉球因風漂至已籍船中物請命上曰鄉有善人猶能振入於德外國通好不幸漂泊可利而籍之舟壞爲治乏食粟焉便風欲歸或往琉球即導之去周王構來朝獻騶虞百僚稱賀上罷朝謂侍臣曰適聞羣臣之言朕烏足當之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警急之分安危之繫也朕敢不敬裝印列女傳給賜諸番謂吏部尚書塞義等曰朕慮中外守令未必得人遣御史分巡考察夫入其治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姦欺即守令賢矣否即不賢矣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問諸生及庶人在官者輒以爲信夫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詢言之弊寧足憑也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跡聞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制信符給宣慰安撫等司齊王構來朝刑部尚書鄭賜言比軍士初犯者皆蒙宥小人作過全無戒懲上曰朕戒帖終若其初犯固可恕也刑部奏會諸司錄囚上悉召論之曰爾宜盡心耕去莠也心有不存并去苗矣十一月上錄囚奉天門已出午門復召錦衣指揮

鴻臚少卿各一人從容審問之有辭入白曰囚久困獄乍至朕前久困獄則雖枉而不求辨乍至前則畏威而不敢言刑部言靖難諸臣有罪繫者請論功定議上命論如律曰刑賞治天下大法也功不掩過私不廢公征討之功朕酬之矣過而不問私孰甚焉癸丑夜京師地震召羣臣論戒之以天寒罷築孝陵垣牆者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復謂未備勅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篈及繕重修之使翰林學士王景待講鄒緝副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書宿有文學者充纂開館文淵閣光祿寺給朝暮膳

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三錠工部給居宅曰漢唐宋諸賢臣皆能以文章羽翼六經垂諸後世當使儒道之盛克見於今黃河清於蒲津羣臣獻頌建碑於孝陵伐石幕府山之陽求厥跡於龍潭山發土得石龜長尺許其文元蒼宛然如生衆工以龜來獻羣臣奉表稱賀遂獻於孝陵楚王楨來朝二月蜀王椿來朝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四月以儒士馬巨江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周世子有燉寧化王濟煥長山王賢燾來朝五月肅王樸順陽王有烜來朝賜周楚齊蜀諸王書曰我皇考創業垂統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則篤親親藩國則重守法朝廷紀綱明正藩國不亂離其間藩國禮節不踰朝廷不苛責於上吾與諸弟姪皆宜念之夫朝廷不能駕親是謂不孝不友不慈棄仁背義咎莫大焉昔建文嘗蹈此失吾躬奉藩不深戒哉天下事繁一人精智有限藩國當體亮本誠情外相恕比代寧泰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稍不順意內外快快或聽誘爲非其者怨誘鎮魔是皆少年寡學之過吾慮傷同氣悉忍不問然皇考有法朝廷之公也朕復不言積過愈深又安能已繼今吾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姪念皇考之法具在特此遣書陳布悃款六月遣中官鄭和往諭西洋海外諸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左通政趙居仕大理少卿袁復賑饑蘇松嘉湖日蘇湖被水民食他都其令所在毋驅逐水退復業無糧食種子者官給之大理寺臣言文官犯杖近例記罪還職停俸三月蓋欲使自新乃輕玩比比請今論如律上曰其待三七月與平鳳翔二縣進瑞麥羣臣表賀上曰四方遠邇一

物靡疵癘乃各太平覽表憎媿八月申明學校之教
遼王植來朝九月谷王穗慶王櫛楚世子孟煥蜀世
子悅嫌來朝關陝獻嘉禾羣臣應制撰詩初上為燕
王時嘉禾生北平以獻太祖太祖御製詩賜上至是
摹勒拓本賜諸王近臣時外國貢使充溢修會同館
於京師學於福建浙江廣東之市舶提舉司為海外
諸番館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加封
張輔為新城侯十月封朱晟為西寧侯賜滿剌加國
鎮國山碑銘以祖訓賜諸王而論之曰皇考垂訓子
孫是書最要夫朝廷藩王合本同根心祖宗之心則
自然各盡朕與諸王共勉之十一月諭趙王高燧曰
朕居北京廿有餘年每聞邊報謹守而已當時中山
王武寧王亦惟嚴圍以無失敗爾遇烽警輒遣出視
不輕率耶今宜戒之

四年正月上謂侍臣曰朕聞中肄書愛毫穎精妙稱
順人意因歎匠藝如此本之素治前代大儒君子皆
是積勤造極今人學力未至便謂道難豈求道易匠
藝也戊戌宴羣臣奉天門與宴蠻裔酋長皆起舞稱
壽曰生居絕域獲親天朝太平之盛死且有光上曰
普天同樂朕心也皆歡呼稱萬歲日本國王源道義
捕獲海寇以獻下璽書褒諭之封其國之山曰壽安
鎮國之山上製文立碑焉南陽皇君山草寇竊發命
豐城侯彬新城侯輔率兵捕之論曰盜故良民有司
不字更加害之不愛其生則不得已其先之撫招及
彬至皆潰散遂命班師六部都察院奏劾朝覲官治
事稽違上召遣之而論曰職天職也勤慎則張急忽
則廢其歸改過自新琉球國進閩人命還之禮部請

今且留但止其再進不者慮阻化誠上曰空言不若
實事留而止之必有繼踵來者甲辰大郊祀上覽存
心錄顧翰林侍臣曰幕容趙郊壇側出異獸隋煬帝
祀園丘暴風不成禮德與不德皆能動天夫德者積
躬而累行蓋非臨祭而微福上晚朝右順門百官奏
事皆趨出召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早朝奏事多不
得盡言午後事簡卿有欲言毋謂朕倦聽又曰朕每
旦四鼓與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
緩急之宜朝廷省覽奏牘有邊警水旱之報即付所
司暇觀經史未嘗敢逸卿等宜體朕心相與淬勵西
域進舍利禮部臣請因是釋罪因上曰天堂地獄佛
亦有焉梁武元順豈可效之賞功誅罪帝王大務也
二月寧世子磐斌來朝成都等府播州宣慰等司奏
蠲荒田賦上命戶部并除其歲額命軍官犯罪戍邊
立功者悉復之三月辛卯朔視學釋奠於先師立碑
製文焉廣東諸處黎種苗獠皆來朝賜賚授官勅有
司免其賦論輟轡可汗鬼力赤曰朕體天為治惟欲
萬方有生咸得所欲致書可汗謂宜通好往來共為
一家可汗不悟拘我使臣掠我邊境夫天之所興孰
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舉之昔天命有宋歷十餘世
而厭其德以命於元數世之後天又厭之命我太祖
皇帝此皆天命豈人力也不然元之後世自愛飲識
達里刺北徙以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地人民增
益毫末否古稱順天昌逆天亡况爾有衆甲冑不離
身弓刀不釋手東遷西徙老者不得終其身少者不
得安其居今數十年矣是皆何罪可汗聰明特達還
前使者及所掠去邊境之人用寧爾衆同享太平豈

不美與若果必以兵朕亦不得獨已可汗審之文綺
二表裏往致遠意求和王濟煥來朝上曰宣府萬全
興和皆臨邊衛未冬先寒將士備禦晝夜不解甲朕
嘗歷其處勞苦特甚大小官軍其人賜鈔五錠上試
禮部中選舉人朱瑄等擢林環第一復親試下第舉
人得文學優等二十一人賜冠帶授之官選未及者
賜鈔遣還諭之曰爾等當歸務學鄉里父兄所在孔
子蓋恂恂如也尚謹子弟禮毋生驕慢以蹈德凶勅
諭海島流人曰爾等播遷於處政畏罪久徒苟活窮
荒特赦所犯宜即還鄉復業譬如春冰為水如故四
月順天府老人以優免田租入謝命光祿寺賜酒食
禮部予道里費面諭之曰往者北方連歲軍旅供給
勞苦故爾特免此農種何如民力復舊否朕念一來
恐勞困爾爾歸各勉子弟為善而動生皆叩頭謝因
諭戶部臣北京耆老多有入謝者春作方興政當勤
督子弟力於農畝况衰倦之人豈堪遠涉即撤止之
保安王尚煜順陽王有垣長山王賢燦來朝購遺書
於天下諭使者曰勿計直惟所欲士大夫尚有藏書
况天子哉因顧學士解縉曰須覽閱乃有益上諭都
御史陳瑛曰御史以儆肅百僚當用清謹介直之士
不能是者悉黜之因諭吏部授御史必其人又曰百
官小大皆必其人豈但御史有校尉計朝臣諂毀時
政者上曰其誣命鞠之果然上曰小人敢誣君子則
上下不相安也付治於法司五月召諭三法司曰日
見刑部引奏有逮及無辜入繫不決至於病危其人
無罪設若病死枉殺之矣決獄在明又在滯今天
氣已熱徒流以下其皆令所在發遣上謂侍臣曰君

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則不棄論小過而廢大善善將忘錄小才而免大惡惡將肆故惡難容者乃不論其才可可用者乃可略其過賜鬼力赤部下阿魯台織金文綺二端而諭之曰曩者丑閭回具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啄木見至又言爾母子同心歸誠有加無替自古名世之臣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恭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委身事宋皆懷先見之明知天命去留之幾爾明達不下古人政當決之朕當處爾善地與爾王封傳之子孫永世無窮命雲南車里諸宣慰使定孟弄灣甸等府州三年一貢著爲例泰王尚炳來朝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雨不見禮部請賀不許上謂近侍之臣曰早在官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舉沈思久乃得之朕以一人而覽萬幾能盡無遺誤自今事有叢勝爾悉臆之處置有誤亦須直言拾遺補過爾等職也南雄府獻瑞麥薦宗廟廣東布政司言南雄至南安有梅嶺之隔番裔方貢請用民接運上曰貢無定期農少暇日其令貯貢物於南雄農隙接赴南安復顧侍臣曰民不失養勞之鮮怨民失其養休之不德雲南西南裔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七月上視朝百官奏事退召侍臣語久之時方五鼓侍臣請曰聖躬勤勞請少休上曰朕在宮中嘗周思庶事一事未行或行未善即不寢至旦必行乃安久亦忘勞誠念才德不逮若不專志勤思何繇政善民理也命成國公朱能佩征裔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征裔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逆臣黎季犛閏七月羣臣請建

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遂遣工部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古村師達副都御史劉觀等採木於中外命泰寧侯陳瑄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造磚瓦徵天下諸色匠作選軍民丁壯期明年五月赴役於北京來歲代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曩守藩暇好觀易時府中惟武周文善爲易然時有拘滯易者易也其妙在變又曰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時周文以待讀學士請致仕陞辭賜坐良久曰卿篤學惇德宜在左右春秋高矣故遂卿請周文頓首謝命賜酒饌格幣給傳還鄉顧謂胡廣等曰斯人操履端方上問胡廣曰中官自江西來言田家穫稻皆了此甚早也對曰臣鄉多早稻是以早穫上曰江西民衆地少農亦給否對曰勤斯給矣上曰勤之一言四民皆通人君尤要八月侍臣有言強盜劫人多滅死戍邊恐法寬無以示懲上曰朕憐其初非得已又冀其終能改過勸甘肅守將宋晟寧夏守將何福山西守將吳高曰朕欲馬蕃思有二策其一欲略如漠法擇水草地其外險阻數人守之縱馬其中順適其意冬寒草枯則聚而收之其一散與軍民牧養設監牧統領之二策孰善精思條畫以聞上召通政司參議賀銀而責之曰朕於民情雖微不忽四方言事皆欲悉聞今章奏非重務者通政司但送六科不聞朕如此則何以通政爲賜趙王高燾書曰比聞駙馬都尉袁容怒都指揮款台過門不下筆楚幾斃款台靖難功臣爾爾豈不知曷不聞朕自洪武來何嘗有下馬駙馬門之令所辱款台之人悉送京師王敦爲晉駙馬縱恣暴橫卒用悖逆滅亡爾今毋效之免齊王

搏爲庶人九月晉王濟煒周世子有煥廣昌王濟熈來朝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北京二苑馬寺申嚴投匿名文書之禁十月免午朝上顧侍臣皆休沐一日復問寓舍無事寧觀書否對曰暇亦不廢上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恆觀書若等盛年切莫自逸禹惜寸陰何可不勉辛丑月食征裔將軍朱能卒龍州使右副將軍輔領其衆回國進玉盃却之命禮部賜鈔謂尚書鄭賜曰朕宮中恆用磁盃潔素堂然可念也十一月庚申大薦享於高皇帝后臣庶祖考咸預其列其日甘露降孝陵醴泉出神樂觀獻宗廟賜廷臣勅曰朕敬謹事天致孝皇孝皇妣普及幽靈禎祥疊見爾羣臣表賀朕不敢當斯皆上天眷祐皇考皇妣聖靈垂蔭及爾羣臣盡心輔朕協和神人之所感格朕親自古有道之君祥瑞之來愈加警畏爾宜勉輔朕躬承天與朕皇孝皇妣鑒臨之意刑部大理進月繫囚數上閱之凡數百人大辟十一名尚書呂震少卿虞謙等曰非死刑者何今天寒淹禁雜犯死罪以下約二日悉依贖罪例發遣之戶部人材高文雅疏白時政下禮部會議都御史陳瑛以文雅疏舉建文時事劾而請寘諸法上曰草野不識忌諱言苟可採勿遽廢罷因諭尚書鄭賜賜明主不罪言今後建言者但論可用與否瑛刻薄非助朕者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十二月辛卯大赦天下上聞京師民多病歎曰內府藥材甚廣咫尺不能有濟何況於外命太醫院製方劑復命禮部申明藥局之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百四十五卷目錄

帝紀部彙考一百三十九

明七

成祖二

皇極典第一百四十五卷

帝紀部彙考一百三十九

明七

成祖本紀二

按名山藏典謨記末樂五年三月工部尚書宋禮探木四川有大木數株出谷浮江賜其山曰神木祠祀之四月興平王尚燭末壽王尚紅順陽王有烜寧世子盤斌代世子遜燭來朝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不覺語久或謂傷氣非所以攝生豈知天下之大休戚利害非廣訪博詢寧能知之侍臣對曰好問好察舜所以無爲也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五月敕左都御史陳瑛等曰朕每歲春夏若農隙敕郡縣浚溝渠築圩岸修陂池捕蝗螟遇饑荒卽賑卹比河南郡縣汙穽早澇有司匿不聞反言豫登及遣視之有收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撥食草實者朕亟命賑之已悉寘於法其榜諭天下自今水旱災傷有司不以聞者罪如之貪都御史俞士吉賑饑還上聖孝瑞應頌上擲還之曰爾出賑歸未聞一語及

民都御史固爾耶六月安南平詔天下置交趾布政司羣臣議平安南頌上諭都察院曰朕遵我皇考舊制調發軍馬必用御寶文書去年命內使採天花生西此朕一時過尋悔而罷近聞內侍進詐傳詔旨偽造勒合復以天花爲名於彼勞苦軍民所在官都不來奏爾卽遣兩御史往治械送京師有涉者皇親不貸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八月三法司奏錄囚命非犯十惡者皆貸死南人戍極南北人戍極北流以下姑釋之交趾已平餘寇出沒七源諸州山谷中前軍都督僉事高士文往勦至廣源州與戰死之九月張輔等獻黎季犛及其子蒼之俘於京師上御奉天門受之以付獄他子孫皆赦之給衣食於有司嘉定縣奏請度民充僧不聽諭禮部曰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賦稅供上僧何補哉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閏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勅及御書慰勉之羣臣有守衛卒自陳母病黃甚乞假省視上曰曷不早白曰告守衛官不聽也上大怒曰守衛官非人子耶黜戍邊交趾郡縣奏送所舉士上曰南不耐寒命工部賜綿花轆轤於中道所謂刑部尚書呂震曰前所赦死囚從南北風土便宜顧南者多死瘴癘其改發北京種田郡縣庶全活之論韃靼可汗鬼力赤曰前遣使致書本期通好何乃拘雷不報今再遣百戶早花等審求其故禍福之機天有顯道惟可汗省之甲午間諺大行皇后高平王濟煜來朝丙申月食十一月敕張輔沐晟曰交趾反側必當勦滅然不可濫及無辜雖仇逆之家幼子童孫驅入內地爲民爲奴而已姚廣孝等重修文獻書成賜名永樂大

典序之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成之道極裁輔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至理而宣人文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以至禹湯尚已之數聖人繼天立極皆作者之君文武相承文監二代乃始有述孔子生周之末有德無位刪修贊序功賈作者周衰百家舛繁王者迹熄秦人燔書斯道中絕漢興六藝漸傳繼而唐宋沿習有徵我高皇帝以神聖之資廣禮樂之途博大悠遠同聖明王之道朕嗣承鴻基緬思繼述以爲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制作用以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而世祀綿遠簡編類富恆慨其難至於考一事之微汎濫莫周求一物之實窮力莫究譬淘金於沙探珠於海憂憂乎不易得也迺集文學之臣纂四庫之書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博採旁搜彙聚羣分著爲典與以氣者天地之和也有氣斯有聲有聲斯有字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揭綱而目畢張始振而未具舉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得附見蓋網羅無遺以存考察始元年之秋成五年之冬總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名曰永樂大典聚其散漫總其條貫於以見斯道之大彌綸天地通貫古今支派繁衍布著而紛紜也十二月頒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文及勅旨於武官面申諭之通山王孟煥來朝六年正月勅新城侯張輔曰前以將士久勞於外令爾等撫安平定及時班師今春氣向燠未聞還期朕夙夜在念其有妨耶速具奏聞二月命武臣子弟襲職者試騎射初試不中罰本衛所充軍三年覆試不

中謫戍遠方別選才于弟代之詔曰朕念昔南征以靖內難時皇太子居守賴軍民竭忠効力供給餽餉馳驅負輓晝夜弗寧城守戰鬪冒犯矢石父母妻子朝夕不保使朕無北顧之憂朕即位以來飲食憂寐不忘北京民其所屬郡縣數被水旱歲穀不登缺食流移朕甚愍焉永樂四年五月所通負稅糧課程其盡蠲之諸色課程自永樂六年為始仍免徵三年少伸朕意焉三月詔曰比者營建北京需材於下國之大事誠非得已民之勞止朕甚愍焉所司督責逋負鞭笞逼迫甚失朕心河南山東西未樂五年以前悉與蠲免東安舒城二縣饑命賑之掌交趾布政司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徵斂不一請酌定輕重賦稅之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政務寬簡以綏新附黃福言良合朕意戶部其議之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塔下交諭國王本雅失里曰知爾自撤馬罕脫身別居失八里今鬼力赤等迎爾北行以朕計之鬼力赤與也孫台久結肺腑相倚為固未必棄親就疎况手握重兵雖或下有附爾者亦安敢與異志爾與鬼力赤不兩立矣夫元運既訖順帝以後瞬息間六傳未聞一人善終者此亦天意古有天下者皆封前代子孫如陳杞微箕漢唐亦行之我高皇帝恤元子孫尤厚委古思帖木兒遣還為可汗南北共知也朕愛人之誠擬之皇考前代有同皎日爾如幡然來歸朕當念爾無吝封爵賞責居爾近塞惟爾所欲若惑下人圖擁立之虛名不顧禍機是亦惟爾特賜諭意并賜織金文綺衣二襲綠幣二端勅新城侯張輔等曰朕命爾班師今天氣已熱瘴癘方作善撫視之有

一死瘴不名全功四月未壽王尚燈來朝五月下詔赦交趾餘孽救文武官寬恤之悉停罷一切不急之務六月勅泰寧侯陳珪及北京行部曰今方盛夏軍民赴工者飲食作息息時有疾與醫藥斂怨為功朕所不取命軍民子弟童奴有自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輸作五臺山畢日就北京種田七月楚世子孟烜來朝諭征安南功進封張輔英國公沐晟黔國公清遠伯王友為侯柳升為安遠伯瓦剌土酋馬哈木太平把禿字羅來朝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羅為安樂王餘論功有差八月交趾賊簡定鄧悉等復聚眾作亂以沐晟為征南將軍總雲貴川蜀兵四萬緜雲南往征之命兵部尚書劉儁贊其軍浮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闔家來朝上嘉勞之親享之奉天門皆賜宴九月交趾土人莫遠莫助莫遠等來朝上嘉初下安南時率先歸順賜勅獎賚製詩賜之復遣太監鄭和等齎勅使古里滿刺加蘇門答刺阿魯加異勒瓜哇暹羅占城柯柯枝柯撥把丹小柯蘭南巫里甘巴諸國十月浮泥國王王卒上輟朝三日厚加祭賻葬之安德門外祠而碑之臨淮縣及靖州高要靈山二縣皆言廟學當修上曰此政首也工部其即日下有司且通行之天下勅甘肅總兵左都督何福曰得奏欲取西平侯家所畜善馬以統羣牧昔高皇帝時勦賊威臣皆令畜馬蓋共享富貴意朕謹遵之其止勿言十一月皇長孫出閣講學三法司言大辟三百餘人覆訊皆實請處決上令行人持節諭之寬許自訴復諭五府六部及六科曰三百餘人有一不實則死者含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未盡則

二日三日便十日何害大抵人情難得有便言駕詞者有訥不能吐者詳悉以聽母刑迫之十二月勅諭北京官吏者老軍民曰朕每性靖難之日未嘗忘爾父子兄弟功今宜安分力本孝親敬長教誨子孫輯睦鄰里有官守者必廉必勤以為善人君子或有過愆皆行改過夫為善獲吉為惡致凶天道也黔國公晟與交趾賊簡定戰厥江敗績都督僉事呂毅兵部尚書劉儁交趾參政劉昱皆死之與平王尚煥來朝是歲設四裔館選國子監生教習四裔譯字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裔曰高昌曰緬甸凡八館

七年正月勅內外臣工曰文官之祿皆出民武官之功實因軍能推恤庶幾示報不報而又侵之國法不容鬼神禍焉諭禮部臣曰高皇帝君天下三十餘年法度明備朕恪遵成憲庶幾阜康思與民同樂其賜元宵節假十日自正月十一日為始百官朝參不奏事有急務封疏處分軍民張燈飲酒五城兵馬弛夜禁著為令二月上將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兼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為輔遣使於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上曰朕巡狩北京思得老成列置郡縣洪武中諸臣有引年未衰者吏部悉召之暫任以政資薦靖難將士之亡沒者靈璧白溝東昌真定夾河薊城凡六處命英國公張輔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充副總兵率浙福江川三廣雲貴及楚遼寧三府護衛兵與沐晟協征交趾寇命

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兼掌行在禮兵二部都察院事賜鈔四百貫壬午上巡北京車駕發京師翰林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扈從戊子駐蹕鳳陽謁祭皇陵上負土益陵從官皆負遂遣祭於祖陵賜鳳陽士民戶鈔遣官祭靈璧戰沒將士遂遣祭於東昌棗城夾河白溝真定壩上諸戰處癸巳駐蹕徐州祀徐王墳遣祭少昊帝堯孔子顏孟嶧山諸神壬寅至濟寧晚至汶上漏下數刻上召胡廣楊榮金幼孜至行殿賜坐論事夜深辭退上曰朕每日避風沙草間且行且獵爾可隨觀早發汶上上騎射過小村茅屋數家桑棗葉茂雞豚雜處兒童婦女聚觀如不知萬乘過上曰樂哉民家癸卯至東平州勉諸王羣臣樂善如漢東平三月甲辰望祭泰山辛亥駐蹕景州望祭恆山及北京山川壬子駐蹕河間府遣祭漢昭烈帝及河間獻王戊午駐蹕涿州見諸耆老追叙供億之勞免其租稅壬戌至北京壇而告天地於奉天殿遣祭山川城隍之神受羣臣朝賀賜官吏軍民鈔命文武大臣從游萬歲山交趾進白象羣臣請賀不許敕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後軍都督府曰北京官吏軍民從靖難者除十惡強盜不原餘皆釋之發充軍者悉復其故念守城功復通政司右參議賀銀官庚午大宴羣臣及北京耆老宴畢並賜勅諭四月諭行在都察院曰朕已有從靖難者官吏軍民罪尚慮有僥倖輕憲者其以朕意示之賜皇太子書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戒躁急文武羣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爲好惡機務之重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細敬之愼之閏四月

敕襄義金忠等曰皇太子監國所裁決庶務其令六科詳錄彙奏賞一人絛何罰一人絛何罰復有絛何夫國之儲嗣天下大本爾等輔導當使天下之人仰望風采夙夜盡心庶副朕懷行在刑部都察院奏請錄囚命重者五覆奏五月諭北京耆老曰朕惟帝王之治教化爲先朕夙夜拳拳惟圖行之凡我百姓教訓子孫明詩書通善道慈孝而友敬一坊一鄉之長教訓鄉坊之人五民守業無有淫情貪富相睦鄰保相恤則上下相安風俗淳厚夫降祥降殃惟天善不善惟人作惡而後亦爲善類慎之省之營山陵於昌平縣之黃土山車駕臨視封其山爲天壽上采輯聖賢格言爲書四卷曰聖學心法賜皇太子而序之曰朕惟古帝王平治天下具有要道詔訓子孫亦有成法朕承皇考洪基仰惟締造艱難惕焉思懼明明有訓是式是儀夙夜孳孳莫悟矣奧嘗欲立言訓我孫子顧所聞者無過六經聖賢之道幾務之暇采輯爲書名曰聖學心法揭君臣父子爲綱分而爲目有統有事惟我子孫尚慎聽之夫人君智周天下必繇學問治心修身涵養以充之尊師重傳畜識以廣之先明諸心力求其至然後可以應天下之務無不宜矣不繇此者聖功何成治先敬天敬也者所以未保天命也法天行體天德則上天眷顧四海又安不然天去人違不可延須臾喪祀鬼神尊祖配天所以報本反始也專精其德玉帛粢盛明信薦之神其福矣祖宗立法佑啓我後繼世之君敬之守之則世祚延長敗而不信衰世之主也君人好惡與人同之獨好獨惡謂之拂天人之投閒毀譽愛憎無得而辨欲求無

殆不可得已夫禍亂生於怠豫而治康本於自強一心之用周流天下須臾暫息不可有功夫大要在彊勉而已彊勉則不懈不懈則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夫亂者生於治也生於忽也非治能生亂以其久安而忘戒是以忽亂既亂而懼慮之無及守滿持盈居高思危者人君所以安身而保位也道德仁義教化之原也若夫內外者男女之位也明君爲政必先正內則閨門和倫理正紀綱不紊矣自古國家衰亂皆繇內外易位尊卑倒置權綱於中言出於閹男教女順盛德之至也聖君爲治先親九族夫睦親人道之大也唐堯之德也詩詠行葦書言展親是以周祚遠也民國本也保如赤子未有不治也致治先育才道也者所以化民易俗也學不至道不足以成才故養才必素建學立師是其急也任人在擇才擇才之方在取信於衆論一人有好惡衆論合至公取公用當官稱事治矣數澤之大以其能容君德之聖以其聽諫朝夕納諫賢君之盛也謙己和顏接而受之則衆言日聞無蔽匿之情隱伏之禍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大臣固榮下僚懼罪耳目壅蔽則敗亡也夫言有以是而非貌有似真而僞不可不辨也君子則處以公正表裏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君心公正故君子有所合而偏邪無自入故夫審其邪正而慎其用舍惟明君也夫禮國紀也樂情統也教民敬莫善禮教民和莫善樂治天下者先修禮樂焉夫天地者尊卑之位也君臣者貴賤之等也義明等辨則人倫序而名分正故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踰尊賤凌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父子于夫婦別長幼順

上下相維朝廷之設明亂之源塞矣人君取臣惟禮與誠遇以禮待以誠則得賢者之心賢者之心得而天下之士歸天下之士歸而百姓戴焉人君不以賞私愛以待有功不以罰私惡以待有罪賞當功則勸罰當罪則服賞吝罰弛則紀綱頹號令墮矣爵祿不足勸刑法不足嚴故賞罰者明君所慎也刑也者聖人所以使人遠罪改過也曰欽曰慎先王敬用不敢輕也殺愈多姦愈作獄愈煩天下愈亂秦隋之君也財者所以經用也善乎君子之言曰民邦本也財民心也善生財者非必取民也愛養生息使其力有餘品節制度致用而不竭庸主則不然用掊刻之吏剝膏竭髓而謂之曰能之人也欺其君者也茅茨土堦堯所以欽明也惡衣菲食禹所以無間也賢主不侵淫於嗜欲而戒慎於奢靡故天下靖安四陲蒙福衰世之君極費而窮好天怒民怨欲國無危不可得也夫兵也者所以備不虞也除暴救亂先用武天下既平先用文武並用長久術也黠則玩玩則敗聖王之治兵也教禮義焉至死而不畏危也用以征伐則萬全若夫父子人倫之至也為人父止於慈教之也愛而不教敗其子也孝順德之本也子以事親以身之孝率天下之孝則不令從不嚴治矣善繼善述不改先志孝之實也若夫勤勵以事上廉潔以簡身謙謹以守法正心修德責難陳善毋矜毋伐毋妒毋賊毋市恩毋逞姦此臣道也歷觀人臣之敗末有不繇於懈怠貪污而恣肆者也吾所以勉為吾之臣者也凡前諸事吾集聖賢之言為訓修齊治平之要蓋大略已具於戲自昔聖帝明王賢士君子或生或學

故其言之精微可得而用不可得而離也吾揆撥薄智淺寤寐戰兢無敢怠豫俯察仰思匪學匪生無足垂訓是以述而不作序厥篇端焉子孫欲觀是篇其尚先觀吾言非欲吾子孫取法吾言欲子孫取法於聖賢也是月安邑縣學教諭白威言安邑早傷民饑流徙吏科徵不已乞折收鈔帛當租稅皇太子從之命巡按御史罪令而以威令安邑錢塘知縣黃信中青田知縣謝子襄開化知縣夏升為縣得民皇太子皆擢為其本府知府六月遣御史行郡縣舉實長吏臧否陞黜之御史還奏汝上知縣史誠祖治行第一貪污不職無甚易州同知張騰賜誠祖勸嘉勞之并賜上尊一織金紗衣一襲鈔千貫陞濟寧知州仍掌汝上事下騰獄勅行在吏部都察院更悉心訪吏論靖難諸臣曰昔漢高帝屠戮韓彭臣主皆咎尉遲敬德為唐功首嘗有小過一聞太宗訓言即自飭勵宋曹彬雖有大功恆自裁抑故能令名終始往跡昭昭也我皇考加意勸舊飭戒諄切謹守不違中山武寧王一人而已武寧王功大心小出則經營四方入則杜門遠勢每旦趨朝鞠躬屏息如藍玉者斗筭小人卒至覆絕又如李景隆陰凶包惡造為妖讖天地鬼神暴厥逆謀朕念懿親曲存寬宥不自省究忿怒益深豈自保之道爾等從朕艱難以臻今日朕嘗申明皇考戒飭之訓茲復錄洪武鐵榜及律條定制人賜一本俾永鑒焉嗚呼朕不忘爾艱難爾亦不忘圖自保不然有過雖有券書恐犯出有外日至之時朕不能庇本雅失里殺我所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塔十友且欲寇邊上怒命嚴備而將征焉命兵部尚書

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至北京賓奏萬御史循理等二十八人上聞有繇小吏出身者命黜之曰御史國司直須用有學術識治體者上謂廷臣曰近日州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堯湯不免焉抑一二州郡耳上曰洪範雨暘皆本人事爾何不學因顧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褒擇賢守令從青州諸郡民之無業者八百餘戶於薊州七月命洪國公丘福為征酋大將軍總兵官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為左叅將安平侯李遠為右叅將往往征北敵勅諭曰本雅失里悖逆天道拘殺信使命爾往征兵重事也自開平以往當常若對敵至出奇兵擊之爾嘗從征備悉勝術審勢察機不可執一既行復戒曰朕觀風雲氣候當必有戰占法慎則勝勿易之八月密雲繫峙二縣獻嘉禾行在禮部請賀不許是月麗水縣山水暴溢害民皇太子遣人撫視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諭行在三法司曰明刑慎罰朕本心是是非非惟爾究情昔隋煬帝殺盜二千人當罪五人而已其時羣臣阿不諫朕以為恨朕數戒爾若有冤人爾等殺之有陽責必有陰譴丘福與敵戰敗績死之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力戰死上聞歎息曰福不從吾言至此朕不明遂決親征焉賜李遠王聰贈諡恤將士死事者家勅行在五軍厲將士治器械天下武職坐罪者皆令詣闕自言非殊死悉宥之簡備戎行令朝鮮國進馬助征至則酬直十月命夏原吉沿途築城為儲胥原吉請於宣府以北用武剛車三萬輛運糧踵軍約十日程築城一酌儲胥飽

軍留守成敵覺遁即躡其後上然之十一月是月也督河刑部侍郎張本有疾皇太子遣醫馳視賜鈔五百貫及狐帽狐裘

注初運物赴行在者河澠舟滯皇太子遣張本督視本早暮躬勤爲方略立程度舟行皆通公私便之至是疾皇太子遣醫馳視

十二月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自濟寧至兗鄉民勞運數年其免戶內糧稅名張輔王友等領交阻軍還以從征進封陳懋寧陽侯是月也守京城內使言城門郎於皇太子縱酒擅離城門郎亦言臣母病偶歸固言之內使矣臣嘗忤內使故內使構臣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疾內使上罔朝廷下誣無罪者下錦衣衛治之令今後內官內使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寘重典

八年正月諭皇太子曰朕親北征付爾留守事無大小審度而行尚親賢遠佞力於學問進德而明智欽哉是月也皇太子以淮揚鳳陽至陳州去年水患遣近臣視免其被災田有典賣子女爲贖還工匠役京師者悉罷遣之二月勅黔國公沐晟仍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雲陽伯陳旭充副總兵率師征交趾餘寇以親北征詔天下命皇太孫居守北京戶部尚書夏原吉輔之趙王高燧整理北京城池馬廣平侯袁容泰寧侯陳珪輔之丁未車駕發己酉次龍虎臺遣祭居庸山川庚戌度居庸關次未安甸晚雨雪已霽日下五色雲見丁巳駐蹕宣府壬戌度野狐嶺駐蹕興和甲子大閱士是月廣德州知州楊翰坐事被逮州民詣闕頌政皇太子復其職賜鈔三百貫三月

乙亥駐蹕鳴鑾丙子駐蹕凌霄峰地燥泉之天忽雨雪丙戌大閱乙未駕次清水源地鹹水涸忽湧泉扈從臣應制撰神應泉詩是月也潁川縣饑皇太子命賑之四月庚子行營刀戟中夜皆有火光癸卯車駕至元石坡勒銘於立馬峰日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立石勒銘與之悠久庚申次威遠鎮乏水軍士運食賜以所乘水上尚膳日已暮令視軍士食乃膳是月也皇太子免陝西被災逃亡民徭役一年俸徵其逋負五月丁卯次臚胸河賜名飲馬河選勇士三百專護衛不隸於諸將甲戌次環翠早獲諜言本雅失里將西奔瓦剌已至兀古兒札之地土令諸將悉度飲馬河分追之乙亥留清遠侯王廣恩伯劉才統領守營兵馬於飲馬河上上率精騎循河西北行以二十日糧往丙子發聞喜岡勅諸將避山取便道毋疲士用韃靼百戶爲鄉導戊寅車駕駐兵河上賜名清塵河倍道夜追己卯及幹難河上登山先布陣逆擊破之本雅失里以七騎遁去俘獲男女輜重孳畜仍命遊擊將軍劉江驃騎將軍梁福等追之上釋俘遣之人予口糧羊馬皆膜拜辛巳駐五原峰命都督薛祿祭幹難河山川賜名元冥河丙戌次飲馬河班師庚寅至蟠龍山以所獲牛羊及光祿寺上供均給士是月也金州雷雨泛溢皇太子遣視之賑除宿交趾總兵官沐晟追勦賊首陳季擴於虞江季擴遁追斬首三千餘級六月癸巳車駕次飛雲壑倍道行甲辰偵阿魯台聚衆山谷中命嚴陣上率數十騎乘高視地勢麾軍度山結陣行敵出沒迎且却少頃阿魯台遣人請降上已預敕出諭之既阿魯台爲下所阻未決

再遣其甥來上賜甥酒復使與偕其下欲降者半欲戰者半上命諸將嚴而待敵遲回不發上以數百騎挑之敵迎戰右哨與敵阿魯台率數十騎當中堅上率精騎衝破之阿魯台墮馬策而遁追奔十餘里丙午上率精騎窮追命都督冀中金玉等領馬步卒殿至長秀川敵棄輜重牛馬雜畜彌望中等收雜畜焚其輜重丁未上追及四曲津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戊申追至廣漠城上逐山谷間復大敗之己酉發廣漠上命諸軍渡河而伏以輜重先上按精兵最後敵競趨輜重伏出敵亟走上兵至敵莫知所向反奔河皆陷渾生擒數十人餘盡死庚戌次寧武鎮辛亥次紫雲谷諸將皆會賀捷壬子次玉潤山上見病卒憫之命官周視病者悉給醫藥乙卯次清華原令昇病辛酉次長樂鎮令都督劉江殿英國公助之就道瘞遺骸癸亥次金沙苑命恤士病餒收病卒一人賞鈔五七月丁卯次開平宴勞將士分所獲給軍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不能甘侍臣曰比見陛下服御供具貶於將帥上曰朕往時在軍皆然此行尤念士改開平李陵驛爲威靈驛壬申次盤谷鎮勅寧夏備禦都指揮王倣曰朕聞能特命鎮守之癸酉次獨石止羣臣遠迎駕甲戌次龍門皇太子使使進袍服請上更上曰將士衣久敝入關賜之朕乃更壬午至北京癸未宴羣臣從征居守皆預甲午大賞功是月也皇太子令州縣戶不及五里州一年縣二年各貢生員一人禁棄男子不育者平陽縣風潮漂沒登州府所屬諸縣疫安慶徽州鎮江鳳陽諸郡縣饑皇太子皆命安撫賑恤之八月封安遠伯柳

升爲安遠侯賜扈從北征文職官鈔幣特命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同尚書之賜賑華昌諸府饑九月幸天壽山十月上將南還丁酉發北京以務本訓賜皇太孫其書言田野農桑之勤勞舉高皇帝創業艱難式及往古人君聖賢昏亂可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是月也皇太子賑江西饑十一月車駕至京師十二月周王櫛楚王楨寧王世子盤杖末壽王尚紅來朝左都御史陳瑛劾奏隆平侯信強占丹陽縣之練湖及江陰縣田上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水利所經其家僅據以厲農中山王聞而歸地於官信何敢爾命三法司雜治之論吏部尚書蹇義母以刀筆吏爲御史著爲令交趾賊首陳季擴上表請降許之以爲交趾布政使

九年正月陳季擴內降外叛復命張輔充總兵往會沐晟勦捕之發諸省兵二萬四千隨征二月丁未月食下詔赦交趾罪人停其徵採三月三法司奏錄因上曰論刑之際當詳君子小人君子有過如失足誤亦偶然小人有罪如饒口恣而無厭安定王尚炘來朝刑部奏民有盜勸善書者當黥戍上曰盜勸善書黥比耶命去之溫州民言歲輸白礬山嶺爲艱乞附載之海船上問工部臣何用礬對曰染色布上曰染布耳而勞民於遠罷之命自今製布無染四月刑部都察院請遣官各省決囚上曰京獄有寬得擊登聞鼓在外難矣其再使審覆聞召諸王來朝長幼次至六月內官鄭和使西洋諸番錫蘭山國王不禮將劫之和俘王以歸官軍從入海者皆引見命禮部與宴鈔撫恤揚州府諸縣之被水災者賑龍游縣饑開會

通河成七月浚黃河故道成陝西疫遣戶部侍郎王彰祭西嶽及關內山川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物性遂則生蕃往時北京軍士養馬散牧郊坰是以驟牝成羣近聞置棚造枋繫雜之當有蹄齧死者飼秣失宜死者病不治死者朕以此訓諭司牧皆不遵用爾兵部申飭之以湖州諸縣淫雨沒稼免今年田租張輔沐晟敗交趾賊黨阮師於月常江汝南王有燭永寧王有光來朝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餘人入朝宴勞之厚其賜遂御朝受錫蘭山國王之俘羣臣謀來遠人討不庭詩以進賑臨城縣饑八月癸卯月食論三法司曰明刑慎罰朕雖面訓屬吏苟且因循自今非謀反大逆當即死者具疏情犯朕詳覽之必五覆奏命屯田軍以公事妨農者勿徵賦著爲令肅王換來朝十月遼王植來朝勅五府六部三法司所奏重囚論皆當從寬之惕然特再三省諭爾等審覆之勅戶部謫徙北京及充軍屯種之人免杖而徙者五年勿事免徒流而徙者三年勿事充軍屯田者一年後徵其租充軍屯種者二年後徵其租封冲城爲韓王佐敬爲靖江王重修高皇帝實錄增置北京行部戶曹清吏司郎中一員永平保定河間三府同知通判各一員涿通霸薊深安景滄八州同知判官各一員專理屯務潘王模谷王穗慶王櫛代世子遜端晉世子美圭來朝丁卯命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孫冠於華蓋殿十一月免陝西遣負清獄囚遣御史巡視靖難時控師處死未盡瘞者罪所在官司十二月乙未大雨雪上召禮部尚書呂震曰寒甚昔靖難時亦當此景將士裂膚墜指朕尚

念焉故從征者其各賜之鈔以水災免順天府等州縣稅糧勅三法司曰每盛寒暑朕必命恤囚比聞死獄者往往蔽不奏夫殺一微物尚有陰禍人命至重可怠肆乎自今不謹則朕不貸上諭工部臣曰京城軍士有出征者有守衛者妻子在營雨雪連日必有寒凍抽分處所積薪不少戶給百斤出征者三之成都知府賈瑜饒州知府李益九載考滿吏部言瑜益皆得民上擢瑜福建參政益山西參政命禮部各賜鈔百貫宴勞之朕恆念得賢守自今守九載有治績者陞賞一視益與瑜安王楹平陽王濟熿來朝閏十二月勅五府六部臣曰朕任賢求言拳拳生民遣問軍民利病絡繹於道於今十年因敝未蘇未臻治効非長之者未得人歟昏懦闇茸者不達政體貪黷苛刻者不恤人窮歟司理之官不明其情或率貨賄顛倒抑民歟耳目之官或拘於欲得實跡因循緘默不糾不言歟今有可以革斯弊道及軍民有所未便者條析以聞助朕拳切論右副都御史李慶曰養民先守令守令賢否在按察司按察賢否在都御史卿等不能舉職即按察司職亦廢何論守令其察非廉明正直之士皆黜罷之論兵部臣曰武臣子孫世襲老弱殘疾者優給之旗校有功者優給及子孫此高皇帝舊制爾等毋以四方無事恩不至焉

十年正月刑部都察院六科劾奏天下州縣朝覲官有勘合不完者請付治上命條上完者幾何人蓋千五百餘人僅八十人完上嘉八十人勤賜鈔使復職餘亦有完而免之復問鴻臚寺及六科比日命朝覲官言民瘼言者幾何對曰百五十上曰令盡今日言絃

默者罪既命六部議行曰不當亦勿問元宵節賜羣臣宴聽臣民觀鰲山午門外三日命造作雜務勿遣正官俾專理賑隴州饑山西諸縣饑有司不以聞械治之魯王肇輝來朝以姦民好訟緣無恆產而北京多閒田命犯者挈妻子耕種於北方二月赦武職犯罪者以楊士奇金幼孜爲考官會試天下士命精擇之母過百人曰取散木百不若得良材一伊王構楚世子孟烷來朝遼王植有罪削護衛及儀衛司給與軍校廚役三百人備使令三月秦王尚炳薨代世子遜端來朝四月慶成王尚炆來朝上諭兵部臣曰朕申戒馬政有年矣蕃息未報其飭厲太僕及諸都司衛官管馬官歲終以率牧來聞考勦怠焉勅三法司曰曩者姦惡齊黃等謀危社稷皆已伏誅復妄蕪去穢絕其滋蔓自今三月十六日以前凡姦惡遠親已擒在官者不宥餘皆赦之賑河南山西饑五月寧化王濟煥來朝六月增建習譯館二十楹勅戶部臣曰朕歲遣人行郡縣欲周知其豐歉河南饑有司不以聞其速賑之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追下獄永和王濟煥來朝七月以水免蘇州府諸郡稅糧選在閒驛官教民牧馬鑄永樂通寶錢八月寧世子盤斌來朝令皇太孫兼講武事命兵部選北方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拳勇有材藝者給廩送京師充隨從名曰幼軍勅北京提督養馬官考驗軍士養馬孳生及數者人賞鈔五錠牧養失時罪不貸勅邊將於關外險要之處崇石垣深濠塹以防敵山東河南諸縣者民詣闕謝賑上諭戶部曰賑饑上責也遠來謝止復來其再止之並給路費還皇親徐

赫匪逃民法司請治之上召諭曰疎遠小人尚相戒守法爾乃狎恩甘中山王不敢分毫越度非爾祖耶治如律以國子監學錄王讓侍皇太孫說書曰朕聞其孝九月上聞天壽山工匠有亡疫者爲文遣祭命僧資薦三晝夜有司歸其骨復其家二年封志烜爲秦王十月勅都察院大理寺出輕繫輪作贖罪者病順天府醫療之甲子甘露降方山徼於武岡山之陽羣臣表賀應制撰詩丁卯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十一月以早免湘陰海康遂溪三縣稅糧開州民父子三人自言願效力天壽山上曰有爲乎曰無生受國恩願効寸報上曰爾意誠美爾能遵教務本不犯刑辟歸而化善於鄉即所以報見鄉老少亦諭以朕言遣太監鄭和齋勅往賜西南海上諸裔君長所鎮撫陳恭上人主侍衛宜嚴遠人異類非我腹心不當寬左右唐元宋徵可爲明鑒上示羣臣曰恭言甚是顧唐元宋徵自有敗道豈坐用人人君撫有薄海內外亦安得示人不廣夫金日磾忠於漢武吏那社爾効於唐宗有元疎外漢人南人柄用蒙古韃靼然亦不免於亡亂十二月邳州淫雨傷稼命御史傳賑之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上曰朕垂治理上累三光衆陽之宗薄食元旦爾羣臣尚勉輔朕朝賀宴會其悉罷免上謂通政司曰朕令來朝有司言民利病率云田穀豐稔比聞山西民乃食樹皮草根自今悉記之境內災傷已不自言他人言者必罪徐州饑寬其通稅天壽山陵成名曰長陵二月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司荅沂崇明德安豐城諸縣饑賑之置烏思藏衛命北京民分養孳生馬上巡符北京命皇太

子監國皇太孫從乙丑車駕發京師丙寅葬仁孝皇后於長陵三月皇太子賑湖州諸縣饑四月車駕至北京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呂震曰有司妄言時和歲豐者業加罪有切民情知治理者宜旌賞之勅三法司慎刑行在刑部奏決囚有律輕情重者請重處之上曰民弗信其如律賑山東饑五月諸城等縣蝗命有司捕瘞之諭曰蝗苗蠹也爾不能除則亦民蠹端午節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外國朝使及在京者老聚觀是日也分擊毬官兩朋騎馬都尉袁容領左軍陽侯陳懋領右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大擊毬皇太孫射柳三中大喜既畢使屬對稱善賜名馬錦綺紗羅及番國布諸王大臣以下擊射中者賜夏布綵幣有差遂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及鈔設甘肅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城外定營建長陵功賞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賜虞見青兗羣臣獻詩禮部請賀不許六月上召行在戶部臣曰人從徐州來言水災民有鬻男子者人至父子相棄窮極矣即驛賑之所爲爲贖還樂亭縣水傷稼免其租壬戌月食東鹿縣野蠶繭增設順天應天二府州縣官府通判州判官縣佐各一員理馬政七月韃靼太師阿魯台來歸封爲和寧王申勅交趾布政司府州縣官善綏新附之民勅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修諸處煙墩高五尺堅必鐵石八月賑仁和嘉興二縣饑申明恤刑之令九月命扈從軍士於北京城外旁近人種麥二十畝依屯田考較母倚閒暇而曠沃土府軍指揮張昶自南京來奏事辭歸上頗聞昶弟倚皇太子妃兄居鄉驕橫召諭曰開平王末城侯德慶侯家